

闲

情

雅

兴

云南人民出版社

琴棋书画
品茗交游

主编 / 王三山

编著 / 黄明儒 夏循祥
丁嘉莉 胡建国 宋朝阳



闲

情

雅

兴

主编

王三山

编著

黄明儒

丁嘉莉

胡建国

宋朝阳

■ 云南人民出版社

G89

1003

(滇)新登字 01 号

策 划:马 清

责任编辑:胡晓崑

封面设计:袁亚雄

中国古训文库 闲情雅兴

王三山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汕尾市岭峰教育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开本:大 32 印张:14.25 字数:350 千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222-02147-7/G · 241 定价:19.80 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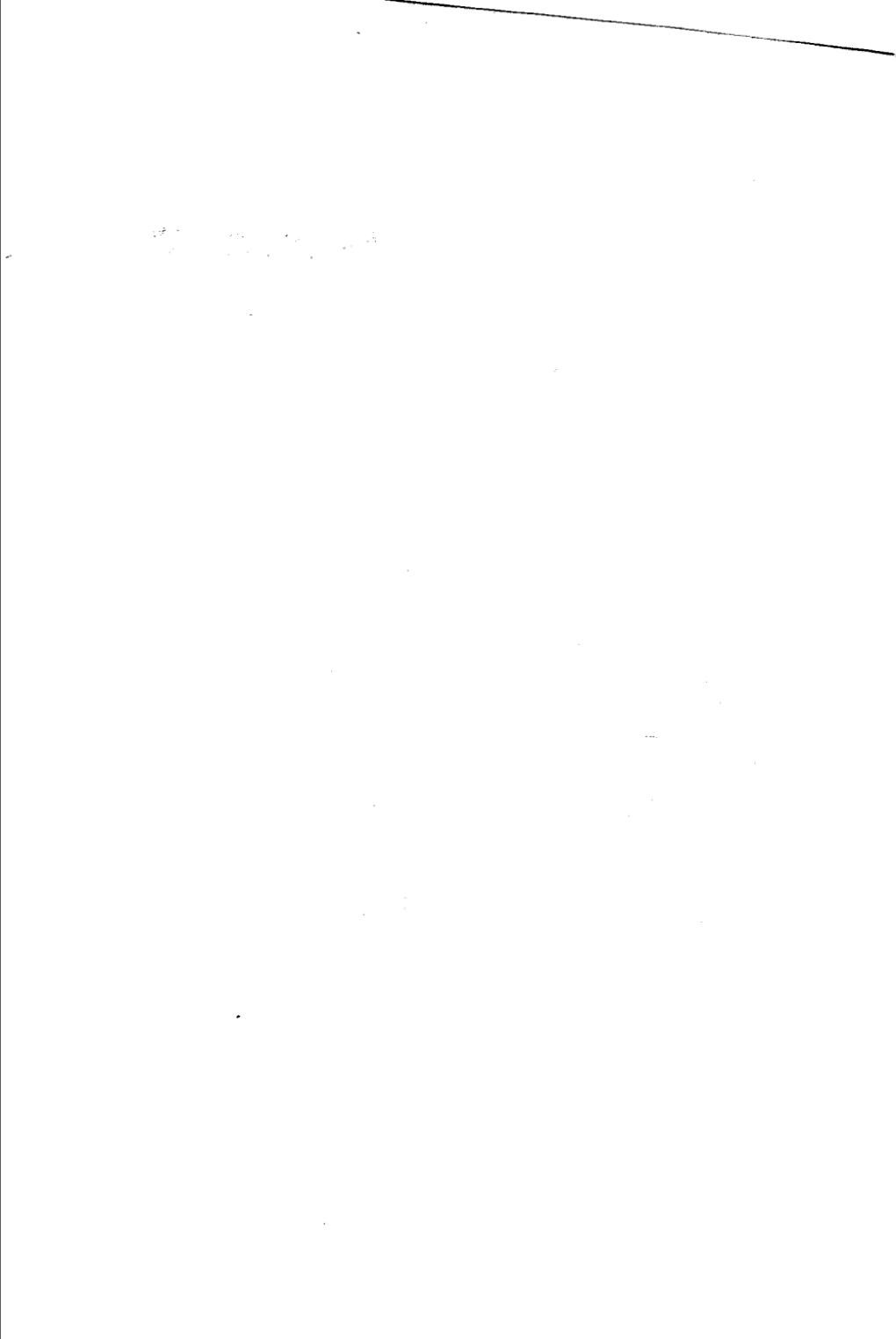
琴韵悠悠	(1)
一弹流水一弹月	(3)
乐以知世事	(14)
琴者所以吟其心	(23)
音乐上通九天	(32)
心意既得形骸忘	(41)
枰声局影	(51)
黑白之道、众妙之门	(53)
寓教于乐弈趣多	(66)
忘忧在枰端	(73)
棋罢不知人世换	(84)
闲敲棋子落灯花	(89)
书法气象	(99)
挥毫落墨、意先笔后	(101)
书乃吾自书	(122)
爱其书兼取其为人	(135)
娓娓情深道笔法	(146)
怡情养性品书意	(159)
丹青写意	(169)
融入大自然	(171)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187)
气韵与境界	(204)

天趣与墨戏	(218)
诗魂、禅意	(227)
汲泉品茗	(235)
意幽情淡洗尘心	(237)
茶佛一味、茶禅一味	(247)
交游酬唱最相宜	(255)
小鼎长泉乐趣多	(266)
醉乡日月	(279)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	(28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291)
酒中自有羲皇醇	(299)
斗酒诗百篇	(311)
酒德与酒戒	(321)
山水逍遙	(333)
一生好入名山游	(335)
山光物态弄春晖	(346)
嘉会欣时游	(363)
散怀山水、萧然忘羁	(379)
一叶随风万里身	(396)
园林雅趣	(411)
壶中天地历沧桑	(413)
结庐在人境	(421)
竹木花草总关心	(430)
片山有致、寸石生情	(439)
常爱园林深似隐	(445)

琴韵悠悠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
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
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
始以著往，复乱以饰归，奋疾而拔，极幽而
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
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
以好善，小人以听过。故曰：“生民之道，乐
为大焉！”

先秦 《礼记·乐记》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思庖羲。

一弹流水一弹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一弹流水一弹月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先秦 《礼记·乐记》

【译述】

凡是声音的发出，都是从人的内心活动产生出来的，人的内心活动，是受到了外物的刺激而产生的。对外物的刺激产生感应，就表现为声音。不同的声音互相应和，就会发生变化，这些抑扬高下的变化，使五声俱全而有规律，这就叫做歌曲。比照歌曲而用乐器演奏，加上干（盾）戚（斧）武舞与羽（雉羽）旄（牦牛尾）文舞，这就是音乐。

【悟读】

《乐记》为现存西汉成帝时戴圣所辑《礼记》第十九篇的篇名，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专著。著者无定论，成书约在战国。旧传有二十三篇，以十一篇编入《礼记》。内容涉及音乐的许多方

面，对音乐的形成，主“物”动“心”感，即认为音乐是主观受到客观影响的结果；并说“唯乐不可以作伪”，即音乐是真情的流露；认为音乐是社会教育的工具；它最早概括出“乐与政通”理论，十分强调礼与乐的协调作用，竭力提倡“雅颂之声”（雅乐），竭力反对“郑卫之音”（俗乐）。《乐记》所反映的音乐思想，是和我国封建社会的日臻成熟相适应的。《乐记》中的这段文字选自其中《乐本篇》，它认为人心感于物而形于声，再根据美的规律使之“成文”，这样自然之声便成了艺术之音。这种对音乐本质的解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对后世音乐发展及其思想影响很大。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先秦 《礼记·乐记》

【译述】

乐是歌曲生发出来的；它本源于人的内心活动受到外界的刺激。因此，内心产生悲哀的感应，发出的声音急促而低微；内心产生快乐的感应，发出的声音宽舒而徐缓；内心产生喜悦的感应，发出的声音高昂而悠扬；内心产生愤怒的感应，发出的声音粗壮而猛烈；内心产生恭敬的感应，发出的声音真正而纯净；内心产生爱慕的感应，发出的声音温和而柔顺。这六种不同的感应，不是人们本性的不同，而是外界的不同刺激作用引发的。所

以古代圣王很重视可以用来产生刺激的事物。用礼引导人们的志向，用乐调谐人们的声音，用政令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刑罚防止人们的奸邪。礼、乐、刑、政的终极目的一个，即为使民众齐心而实现国家的太平安定。

【悟读】

这段文字也选自《礼记·乐记》的《乐本篇》。它认为乐为音之生，“本在人心之感于物”，音乐之所以产生不同的声音感应，原本是由于人们的内心对自然万物的不同感应而然，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内心感应，而生出不同的音乐旋律。这段文字是从声音的不同感应方面来进一步阐述音乐是人心感物而后生的观点。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怙憇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先秦 《礼记·乐记》

【译述】

声音是从人的内心产生出来的。内心的感性活动就表现为声音。声音节奏和谐，这就是乐。太平盛世的乐，安祥而愉快，是

因为政治和谐；乱世之乐，哀怨而愤怒，是因为政治不和谐；亡国之乐，凄清而悲伤，是因为人民流离困苦。声音的道理与政治是相通的。宫、商、角、徵、羽就是君、臣、民、事、物的相对应物。这五音不杂乱，就没有不和谐的声音了。宫音杂乱声音便显得放散，如同国君骄逸，贤人背离；商音杂乱声音就显得倾颓如同官道败坏，国事倾危；角音杂乱声音便显得忧愁、如同人民怨恨，隐忧四伏；徵音杂乱声音便显出哀苦，如同徭役不休，人民劳苦；羽音杂乱声音便显现出危急，如同赋税沉重，国用贫乏。五音混乱，交相侵凌，这就叫做慢音，是亡国之音。照这样下去，国家灭亡就没有几天了。

古代郑卫地方的乐，即为乱世之乐，接近于不亡的“慢音”。桑间濮上之乐，即是亡国之音，国君政治放散，人民四处流亡，官吏欺上瞒下，行私舞弊，而没有办法制止。

【悟读】

《礼记·乐记·乐本篇》的这段文字阐发了“乐与政通”的观点，认为宫、商、角、徵、羽五音即君、臣、民、事、物这政治上的五个要素。“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这种观点在古代中国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广泛接受，并加以阐发，以至于乐为政用成了乐之发展的重要原动力了。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勇，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

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

先秦 《礼记·乐记》

【译述】

人生而爱静，这是天性。由于外物的刺激而心有所动，这是人的感情的某种冲动与欲望。外界的刺激使人的心智产生了感觉，就形成了喜欢与厌恶两种感情。内心中的喜好厌恶没有节制，外界的刺激还在诱惑，不能反过来要求自己加以节制的时候，天性就灭绝了。外界之物刺激人心没有穷尽，而如果人的喜好与厌恶没有节制，那么在外界的刺激下，人就随着发生变化。人随外物发生变化，是灭绝天性而穷尽人的欲望的结果。因此就会产生违乱忤逆与诡诈虚伪的心计，出现纵欲放荡与为恶作乱的事情。由此强硬的人胁迫软弱的人，多数的人欺压少数的人，有才智的人诈骗愚笨的人，胆大的人欺辱怯懦的人，有病无人侍奉，老幼孤独流离失所，这就是大乱的世道了。因此古代圣王制定礼乐，是为人们定出节制的限度。

【悟读】

《礼记·乐记》中的这段文字仍是阐述乐为人之心感于物而生的观点。它描述了人心感于物之后，产生不同情感后的反应。音乐在中国古代是最受重视的一门艺术，它能把人的感情采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

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先秦 《礼记·乐记》

【译述】

乐从内心产生，礼是外在表现。乐从内心产生，故而平和中正；礼是外在表现，因而形成礼乐制度。盛大的音乐必定是平易的，隆重的礼仪必定是简单的。乐教通行后便没有怨恨了，礼教通行后便没有了冲实。所谓揖让而治天下，即是礼与乐的说法。暴民不作乱，诸侯都来朝拜臣服，不兴动军队征伐，各种刑罚都不运用，百姓无忧无虑，天子不轻易发怒，像这样便是乐教通行了。父子亲情十分融洽，长幼次序非常分明，四海之内皆以天子为敬，像这样就算礼教施行了。

【悟读】

如果乐真正出自内心，应是平和中正，返自然之静的，那世间，便可以无怨，即为乐教通行。《乐记》这段文字所表述的观点，有些夸张，因为音乐尽管是人的内心表现，可以陶冶人们的生活志趣与情操，但却不是万能的。当然《乐记》的这种观点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形成的。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先秦 《礼记·乐记》

【译述】

每个人都有血气心知的本性，但没有固定不变的喜怒哀乐的心情。必须感受到外界的刺激才会产生感应，然后形成哀乐喜怒的情感。所以创作出细微、低沉的音乐，那人民是愁思忧虑的；创作出宽和平易、内涵丰富而节奏明快的音乐，那人民是安逸欢乐的；创作出粗犷、起始和结束是猛烈昂奋的音乐，那人民则是刚强坚毅的；创作出纯净正直、庄严诚恳的音乐，人民则是严肃恭敬的；创作出宽舒、圆润、和顺的音乐，那人民则是慈祥仁爱的；创作出流宕怪僻、散乱、曲折、急就速止的音乐，那人民是淫侈混乱的。

【悟读】

不同的外界物的刺激，产生不同的内心情感，因而当音乐相对于人之心而言也为外界之物时，不同的音乐自然也会改变人的血气心知的本性，产生喜怒哀乐不同的情感。在中国古代，音乐成为文人普遍追求的一种生活点缀，甚至是一种生活的目的与精神的故乡，从这段文字也可以领悟不少。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
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

先秦 《礼记·乐记》

【译述】

凡是邪恶不正的声音使人产生感应，就会有逆乱之气应和；这种逆乱之气成气候后，淫乐便出现了。纯正无邪的声音使人产生感应，就会有和顺之气应和。这种和顺之气成气候后，和乐就产生了。刺激与感应互相唱和，乖逆、邪辟、曲直，各自归到善恶的分界，而万物的情理，便都是同类的事物自相感应而动了。

【悟读】

既然乐为心之动，不同的刺激自然会感应出不同的乐，故“奸声感人”而生淫乐，“正声感人”而兴和乐。倡和相应是音乐之源的最主要的成因。

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

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龙蹕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缘者，天子之宝龟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也。

先秦《礼记·乐记》

【译述】

乐是施予，礼即为往来。乐是快乐自生出来的，礼要回溯到它原本的起始。乐是表现内在的德性，礼是报答恩情而回溯起始的。所谓大辂，乃是天子的车。龙旂九旒，本为天子的旗。青黑色甲缘的，本是天子的宝龟。附随牛群羊群，是天子用来回报朝拜的诸侯的礼物。

【悟读】

“乐也者施也”乐是表现人内在德性的一种艺术，在古代与礼是并行而列入政教范围的，乐为施予的论断进一步阐述了乐的源流。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思以辨而不謬，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失邪汙之气无由得接焉。

先秦 荀况《荀子·乐论》

【译述】

乐就是快乐，是人的感情所不能避免的，因而人不能够没有乐。乐则必定是发源于声音，形成于动静，而人之道乃是声音、动静、性情的变化所形成。因此人不能没有乐，乐则不能没有表现形式，如果其形式不符合人之道，那便不可能不乱。先王厌恶担忧国家的动乱，因而制订雅、颂之声来治理国家，使音乐足以让

人民十分快乐而又不流散，使人们的文化足可以治理而不感到畏惧，使其曲直、繁简、廉肉与节奏非常协调，足可以感动人的善心，使那些邪污之气得以摒弃。



【悟读】

荀况（约前313—前238），战国末期思想家，又称荀卿、荀子、孙卿，赵国（山西安泽）人。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后适楚，春申君用为兰

陵令。其学术源于儒家，但吸收和溶化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学说。其观点见于《荀子》一书，其中《乐论篇》是我国古代一篇系统论述音乐艺术的文章，具有相当的深度。本书所选文字重申了《乐记》中乐的起源方面的观点，认为乐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不能无乐，因此统治者根据需要来创作一些和乐以维护其统治安定。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欲与恶，所受于天也，人不得与焉，不可变，不可易。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

先秦 《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

【译述】

大凡乐即是天地之和，阴阳之调。开始使人类出生的，是上天，人自己本身没有起任何作用。如果上天使人有欲望，人就不得不去追求；如果上天使人有憎恶之情，人也不能够去避免。欲望与憎恶，受之于天，人不能够参与这一产生过程，也不可以去改变。世上学者有非难乐的观点，是从何而来的呢？

【悟读】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战国末年秦国吕不韦招集幕客所编，共二十六卷，为杂家代表作。书中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专门记乐的篇章，为研究先秦音乐艺术思想的重要资料。本段文字阐述了乐乃天地之和，阴阳之调的思想，使乐蒙上了一些神秘色彩，但否定人对乐的主观审美作用的论点，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夫乐之本在诗，诗之本在声。窃观仲尼，初亦不达声，至哀公十一年自卫返鲁，质正于太师氏而后知之，故